

# 病毒、停課、出草—1918~1920 年間的臺灣 流行性感冒

蔡承豪

科系：師大歷史所博士班

E-mail：[u4102045@ms17.hinet.net](mailto:u4102045@ms17.hinet.net)

## 前言

前一陣子受到 SARS(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的影響，臺灣人心惶惶，深恐一不小心就「染煞」。在公共運輸系統全面實行戴口罩、每日量體溫兩次等措施，加上民眾的配合，臺灣終於在六月十七日於自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的旅遊警示區(Travel Advisory)名單中移除。雖說感染 SARS 並非絕症，但面對一種全新的疾病，人心的恐慌，從坊間各種防疫偏方與手冊如雨後春筍般的冒出，可見一般。即時到了科技昌明的今日，人們對於瘟疫與疾病的恐懼，依然存在。

而在各波侵襲人類的流行性疾病中，較知名者如歐洲中世紀的黑死病；擁有上百萬大軍的阿茲特克帝國，因為天花傳染，被僅率領數百人的西班牙探險家所擊潰等事例。但距今不到一百年，曾有一波侵襲世界的疾病，帶走了上千萬人的性命，即是「流行性感冒」。這波疾病，如同世界性的 SARS 一般，肆虐了當時的臺灣，也帶來了相當程度的死傷與混亂。

圖一、醫療史書籍



SARS 的侵襲，讓人們再度注重起醫學研究的重要性，並重新正視起過往的經驗

## 一、1918 年的「西班牙流行性感冒」

流行性感冒是由流感病毒 (influenza virus) 引發的疾病，具有高度傳染性，傳播非常迅速，不分國家，不論人種，不管老少，每個人從小到大，幾乎每年都可能得個一兩次。由於流感病毒容易發生突變 (mutation)，因此過去受感染所獲的免疫力不能持久。現今由於大家都常得到，都忽略了它的危險性。一般流行性感冒仍有約 0.1%% 的致死率，每年光是美國就有達二萬人因為流行性感冒死亡。

而 1918 年爆發的流行性感冒，由於大多數人都沒有具備抗體，醫療體系也未曾應付過此種疾病，以致其殺傷力較現今高出許多。一般的說法，保守估計在全球就導致高達二千多萬人死亡，也有人估計四千萬，甚至達一億到兩億之間，數據相差甚遠。這是因為以當時的統計機制而言，許多地方都缺乏調查，也由於快速的死亡，許多病例來不及通報或化驗就下葬了。若以當時全球人口大約不到十八億而言，是相當驚人的數字。單以美國來說，就有二十五% 的人口感染，其中大約有五十萬到六十七萬的患者死亡，在 1918 年十一月的災情高峰期，有些美國城市一周內的染病死亡人數高達一萬人之多。美國當時全國人口大約一億多，換言之，此種大流感的死亡率大約是在 2.5% 左右。是一般感冒死亡率的約二十五倍，和 SARS 目前的死亡率有些巧合上的相近。但是 SARS 除了超級傳染者外，屬於接觸傳染，所以不會像 1918 年的流行性感冒那麼嚴重。在此次風暴之中，有些知名人士也因此去世，如奧地利籍的維也納分離派畫家，以感官纖美畫風著稱的席勒 (Schiele Egon)，便因此結束了其短暫的生命，享年只有 28 歲。

為何這次的流行性感冒會被稱為「西班牙流行性感冒」 (Spanish Flu)？其實這次的大流行起源地絕對不是西班牙，只是因為當時疫情發生的時空背景，剛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時，各國可能為了怕影響民心士氣而隱瞞了疫情，非交戰國的西班牙因沒有新聞禁令，有較高度的新聞傳播空間，故在當地被報導出來，也因此才廣為當時人們知曉此種疾病的出現，故被稱之為西班牙流行性感冒。當然任何疾病被冠上一地的地名總是不受當地的歡迎 (如伊波拉病毒命名時就受到當地居民的抗議)，但其他交戰國隱瞞災情，以致病毒一發不可收拾的行為，卻讓西班牙就此背上了這個黑鍋。

當時醫學專家一直束手無策，不知是何病毒如此兇猛，只能給予病人支持性醫療。如果從當時美軍軍中的感染比例來看也不難得知隔離的重要性，因為陸軍高達 36%，海軍更高達 40%。

## 二、風暴前的臺灣

1918 年的這波流行性感冒風暴，主要分為兩波。第一波出現在春天時期，整個歐洲、美國、亞洲都被侵襲，但影響較小，許多人經過數日的休養後即痊癒。但幾個月後，第二波的感冒再度席捲而來，這次橫掃了大部分的加勒比海地區、部分的中南美洲、東亞地區的印度、東南亞、日本、中國等地也難逃其魔爪。

在這場風暴蔓延的同時，日本統治下的臺灣正值大正七年，在社會政治運動方面，有林獻堂等人於夏天時在東京發起「六三法撤廢運動」，希望廢除總督府的特別立法統治制度，而納入日本憲法體制之下，得到平等的待遇，開啟了日後臺灣社會政治運動的先聲。在文化事務上，連橫此年終將其著名的《臺灣通史》脫稿，準備付梓印行。其中部分內容雖經後代學者指出多所錯誤，但這本專著卻

成為日後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時，瞭解臺灣的重要參考文書。

而在衛生事業方面，同年的二月二十六日，臺灣舉行鼠疫平行慶祝會。有「臺灣黑死病」之稱的鼠疫蔓延長達 22 年，其間患者三萬一百餘人，死亡二萬四千餘人。在總督府的努力下，引進近代公共衛生觀念與措施，進行大規模的社會動員：以懸賞之誘因發動補鼠活動、對菌鼠處強制消毒、實施家屋建築法規等措施，這場「人鼠之戰」終於 1917 年全部平息，象徵著臺灣醫療衛生往前邁進了一步。故在隔年二月，舉辦了這樣的慶祝會，以宣示公共衛生的一大勝利。

就此看來，1918 年當可作為一個代表性的指標。然諷刺的是，在經過沒多久之後，臺灣又得面對另一波大規模疾病的侵襲。

### 三、病毒的侵襲

傳統的說法認為，由於受日本政府的統制之下，日本時代的臺灣人缺乏對外貿易經驗，或是僅為官方從事外事服務而已。但實際上，如在福建或東南亞地區，民間自發力量的往往走於日本官方之前，也成為日後官方需要藉助的力量。而往來於日本、香港、中國華南的貿易船隻和商人，也聯繫著和世界的脈動，不少人更有遊歷歐美國家的經歷，臺灣絕非如想像中的封閉。但這樣開放的往來，連帶也給流行性感冒的病毒隨之而來的機會。

在六月時，這波世界性流行性感冒由基隆開始入侵了臺灣。但可能因為天氣正值熱暑，並沒有造成大規模的流行。然而到了十月天氣較涼以後，情況就有所不同了。先是從日本內地傳出人們染病死亡，從門司、到東京都傳出桶棺堆積、火葬場「客」滿之事。有鑑於此，十月下旬內務省飭令，包括台灣在內的各都州廳府通報流感實況。到了十月三十一日慶賀大正天皇壽誕時，傳出基隆公校（小學）師生二百七十名患流感，臺北衛戍醫院入院一百零九名有九十三位是流感病者。

到了十一月，十一月四日新竹醫院醫護病倒多人，新竹座演員罹病休業。十一月五日臺北國語小學、東門、西門、城北、南門等小學計一千六百五十四名師生病倒。十一月十日統計，光台中(含彰化)的六十萬人中，就有九萬二千人受感染。緊接著死亡人數一路攀升，臺北大稻埕、大龍峒、牛埔仔(中山區)、艋舺(萬華)等地，到處都傳出死亡案例，漸漸連南部的打狗(高雄)也告淪陷。接著臺北醫院二分之一護士病倒，林本源醫院的護士、看護工也多人病倒。更不尋常的是死亡人數中有一半是健康的年輕人，侵襲率與死亡率最高的是在二十至五十歲的成年人，導致運輸工人人力不足，貨車臨時停駛。十一月病況衝到最高峰。

到了十二月過後，染病漸漸消退，至該月中旬之際，臺灣島內統計結果就約有七十七萬九千多人染到惡性流感，其中死亡者有兩萬五千三百九十四人。而當時總人口約三百七十萬，等於差不多每五個臺灣人當中，就有一個趕上這個世界性的「流行」。如新竹郡統計 1917-1921 年間的十大死因排行順位，與感冒有關的肺炎及支氣管炎就排行第一，而流行性感冒在短短數年間就名列第九，足見感冒疫情之嚴重。

到了隔年(1919 年)，這波流感疫情仍然猖獗，繼續困擾著臺灣。加上霍亂，其七月七日首先在澎湖發現病例。八日，從中國福州搭船來到基隆的日籍古董商也帶進了病源到基隆，二十三日，臺南廳鳳山支廳下的紅毛港又發現數名病患，霍亂的爆發就從這三地蔓延開來。到八月九日時，日本內務省更將臺灣宣布為霍亂流行地區。而全年因為霍亂的侵襲，造成了患者有 3836 人，死亡 2693 人的

死亡，死亡率高達 70.2%，相當驚人。

面對兩波的流行，可說使這美麗之島籠罩於疾病的陰影下，以致面對 1920 年的新曆新年，大家為躲避流行性感冒，無心慶祝，拜年的人數甚少。

#### 四、開會與停課

在官方的應對措施方面，為了因應這種狀況，先是在 1918 年十一月一日，於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召開醫學大會，全臺醫院院長皆出席參加，並在二日時，決議出為意志流行性感冒蔓延的預防辦法。而在一千多名師生染病的情況下，臺北地區緊急宣布各籍學校於十一月五日起臨時停課五天，以躲避疫情。

在美國，舊金山市通過法令，強制一般民眾戴上衛生口罩。芝加哥戲院則和衛生部合作，拒絕咳嗽的觀眾進入。更甚者，甚至連棒球比賽時，投手、打擊手、每位球員、每個觀眾，大家都戴著紗布口罩。各大城市也以停課、禁止集會等各種隔離措施來減少疫情。有些城市甚至要求葬禮一次不得超過三人。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的大西洋城採取了較嚴格的措施 - 例如全面停課，公車的窗戶要全開，禁止大型集會，要求住在軍營的軍人住在露天下等有效的隔離措施，故感染及死亡率明顯地較其他城市為低，但社會上仍是瀰漫著一股死亡、絕望的氣味，害怕著疾病的侵襲。當時美國的這種情況，相信現今的我們一定不會覺得陌生或疑惑。

在臺灣，從當時的《臺灣日日新報》中可看見許多行業都受到疫情的波及而大受打擊，唯獨口罩業、藥房的生意大好，還有冰敷之需冰塊，市場價格也一漲再漲。新兵入伍，個個戴口罩，行人也是一樣。直到十二月疫情逐漸趨緩時，冰塊的需求才逐漸降低。

此外，「紅色的隔離封條」成為度過那一個時期的耆老共同回憶(霍亂時則是立黃色的旗幟)。而如住在台中龍井的紀陳緞女士(現年九十三歲)就說，她猶記當年有人家被貼上紅色的隔離封條。而九族文化村文化部經理、魯凱族的杜山雄也提到，他曾經聽他祖父提起過，據說在大正年間的這場流行病感冒中，死了非常多人，而祖父也告訴過他，當時平地人當中許多人家被貼上紅色的隔離封條。這種居家隔離的方式，在這次 SARS 風暴中也依然使用著。

#### 五、原住民的出草

在今年(2003)的五月二十三日，為了對抗 SARS 疫情，祝禱臺灣山地闔境平安，該日上午九族文化村舉行了一場原住民各族巫師抗煞祈福的聯合法會，希冀藉由祖靈的庇佑，以讓這場疫情能夠趨緩。這場活動的策劃人之一，前述的杜山雄先生表示，1918 年的流行性大感冒肆虐時，所幸魯凱族部落裡的長老與巫師聯合做法，祈求祖靈庇祐，因此逃過一劫，不像平地一般傷亡甚重。

但在 1920 年的一月，泰雅族原住民選擇了不同於魯凱族的方式來祈禱祖靈平息憤怒，以減輕災情。由於泰雅族北勢群流行感冒盛行，為了平息「祖靈」(自己的祖先及獵者也會變成部落的守護靈)的憤怒，選擇了傳統的方式來因應—「出草」。在泰雅族的信仰中，巫師的醫療(smaph)與祭司的祈福(pouda)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而出草成功的象徵往往可以代表祖靈的庇佑。當時由於山區交通的阻礙，及設備的不足，日本人在山區的推展近代醫療一直不是相當順遂，雖 1914 年開始在各「番社」之間增設醫療所，1917 年開始配置公醫及設置施療所，但原

住民地區仍是缺乏近代化醫療設備。<sup>1</sup>在沒有有效的醫藥可治療的情況下(事實上當時世界各國對於此病也無特效藥,連有效的疫苗也缺乏),北勢群尋求了傳統的方式來因應。但到了十月,日本人以「北勢群重行反抗」為由,動用軍隊鎮壓,造成了疾病以外的另一種的傷亡。而一切可說是因為病毒所引起的。

## 小結

回顧 1918 年起流行性感冒肆虐下三年間的臺灣,與現今面對 SARS 風暴下的社會相比,是否會感覺到有點類似?雖現今醫療設備已經大幅提昇,對抗 SARS 的藥品也在醫療團隊的迅速研發誕生。但兩造比較之下,人類面對未知的疾病侵襲時,總是會感覺到莫名的恐懼,社會脫序的現象多少也會隨之產生。如口罩、溫度計的搶購,各式偏方的流傳等,不過出草倒是已經不太可能再發生,但求神問卜的行為卻也依然存在,或許在科技的進步下,人心仍有脆弱的一面。

而科學家預言其後仍會有其他新品種病毒向人類挑戰,除了積極研發新藥物,如何降低人心的恐慌,恐怕也是值得深思的課題。雖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認為:「人類可以從歷史中學到的事情,就是人類不能從歷史中學到任何事情。」但從過往的這段流行病的歷史中,與現今做一比對,讓人們從歷史經驗中打一劑預防針,再來應對或許也不失為一種良方妙藥。

### 參考資料

范燕秋,鼠疫與臺灣之公共衛生(1896-1917),《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1:1(1995年3月),頁59-84。

原房助編輯,《臺灣大年表》。臺北:臺灣經世新報社,1933,三版。

Gina Kolata 著,黃約翰譯,《流行性感冒—1918 全球大流行及致命病毒的發現》(臺北:商周出版社,2003;1999 原刊),頁36

小田俊郎著,洪有錫譯,《臺灣醫學五十年》。臺北:前衛出版社,2000,修訂一版。

莊永明,《臺灣醫療史—以台大醫院為主軸》。臺北:遠流出版社,1998。

從 1918 大流感到 SARS 。 中時電子報 :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10514%2B112003042500191,00.html> [alive]

大正七年,台灣瘟疫鼠燒。中時網路藝文村—浮世繪染坊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1051302%2B112003052000400,00.html>[alive]

九族巫師抗煞祈福法會為台灣山地祈福。九族文化村網站。  
<http://www.nine.com.tw/new02.htm> [alive]

---

<sup>1</sup> 小田俊郎著,洪有錫譯,《臺灣醫學五十年》(臺北:前衛出版社,2000,修訂一版),頁60-61。莊永明,《臺灣醫療史—以台大醫院為主軸》(臺北:遠流出版社,1998),頁192-194。